

傳播史上
跨世紀代表人物
連戰·李煥·馬樹禮·葉明勳◎聯合推薦

百年傳媒人

(系列三○No.3)

一代新聞宗師

鄭貞銘○著

傳播史上100位
跨世紀代表人物

百年傳媒

〔系列三◎No.3〕

一代新聞宗師

鄭貞銘◎著

百年報人③——一代新聞宗師

作者／圖片提供——鄭貞銘

美術設計——高鵬翔

主編——李佳穎

特約編輯——洪閔慧、葉懿慧

發行人——王榮文

出版發行——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汀州路三段184號7樓之5

郵撥／0189456-1

電話／2365-1212 傳真／2365-7979

香港發行——遠流（香港）出版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310號雲華大廈4樓505室

電話／2508-9048 傳真／2503-3258

香港售價／港幣83元

著作權顧問——蕭雄淋律師

法律顧問——王秀哲律師・董安丹律師

排版——凱立國際印前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2001年9月1日 初版一刷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295號

售價新台幣 250 元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57-32-4455-1

Ylib 遠流博識網

<http://www.ylib.com> E-mail:ylib@ylib.com

百年
報人

A Century of Journalists

百年黎人

A Century of Journalists

3

【目錄】

- | | | | | | | | | | | |
|-----------|--------------|-------------|--------------|-----------|------------|-------------|------------|--------------|--------------|------------|
| 曹聖芬／新聞界老兵 | 耿修業／塑造我國晚報風格 | 龔弘／建立健康寫實電影 | 魏景蒙／誠實無欺的宣傳家 | 李瑞標／永遠的報人 | 張任飛／中國雜誌大王 | 林徵祁／新聞戰場的老兵 | 潘煥昆／永遠的新聞人 | 歐陽醇／累不垮的歐陽爸爸 | 徐鍾珮／不讓鬚眉的女記者 | 陸鏗／歷經滄桑一記者 |
|-----------|--------------|-------------|--------------|-----------|------------|-------------|------------|--------------|--------------|------------|

1	1	1	0	8	7	6	5	4	3	2	1	0
1	1	1	1	9	9	9	9	9	5	3	3	1

一代新聞宗師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楚崧秋／新聞界的明燈 125

謝膺毅／《更生日報》創辦人 135

劉紹唐／《傳記文學》創辦人 147

徐佳士／傳播理論的先鋒 157

王洪鈞／新聞思想大師 169

吳紹璣／台灣論壇的彗星 185

劉昌平／聯合報系幕後功臣 197

馬克任／新聞將才 195

黃天才／國際傳播能手 209

2	2	1	1	1	1	1
2	0	9	8	6	4	3
1	9	9	5	9	7	5

1914~

苗聖勞

新兵老界隊通

軍事委員會政治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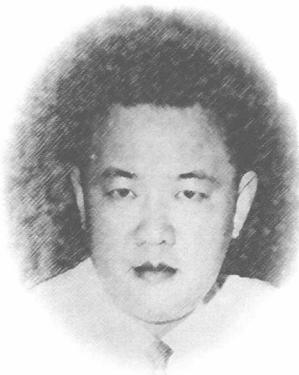
國民軍事教育訓練班

第一期

第二號

人生

- ◎中央政校新聞系第一期畢業生
- ◎1937年任中央社採訪組助理記者
- ◎1950年任《中央日報》副社長兼總編輯
- ◎1953年入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
- ◎1955年出任《中華日報》社長
- ◎1961年任《中央日報》社長
- ◎1972年任《中央日報》董事長



曹

曹氏認為新聞記者應該有「為天地立心，
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抱負，加上知識、理智與責任感，
才能領導社會朝正確方向發展。

芬

百年報人 一代新聞宗師

學新聞救百姓

一天做記者，一輩子做記者。

投身記者生涯四十年，自喻為新聞界老兵的曹聖芬，在卸下中央通訊社董事長時，曾自喻自己的血管裡流動的都是墨水。投身新聞事業，是因為他信奉國父孫中山先生所言：「革命的成功，宣傳力量要居十分之九。」

民國三年六月十二日出生於湖南省益陽縣的曹聖芬，於民國二十二年畢業於湖南第一高中時，正逢日本軍閥侵略我國，華北情勢非常危急，當時許多青年進入學校，接受愛國教育，大家都只想到與日本帝國拚命。就在畢業前夕，一位教歷史的鍾老師和同學談到升學問題，大家都提北大、清華、交大等，鍾老師卻介紹了中央政治學校，並說：「軍團作亂，青年應懷抱救國的志向，中國要復興，非有蔣委員長的領導不可，政校就是蔣委員長為復國辦的。」

就在那一年夏天，曹聖芬到武漢考取了中央政校，他是以一種以身許國的抱負，毅然地進入了中央政治學校。那時有三千四百多人報考，在武漢、華中地區就只有三十多人進入中央政校。

初入政校時，曹聖芬原先學的是法律，想做一名律師，因為他看到當時的中國社會，老百姓都太苦了，他想為老百姓打抱不平、仗義執言。但後來巧逢馬星野從密蘇里大學學成歸國，在政校開了一堂新聞學的課，講的非常精彩，曹聖芬認為與其拐彎抹角的伸張正義，不如學新聞直接救百姓，於是成了政校新聞系第一期學生。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曹聖芬被分發到中央社擔任採訪組助理記者，這是他從事新聞工作的開始，未料第二天即爆發蘆溝橋事件，接著發展為我國對日全面抗戰。九月，中央社總社暫時遷至湖南長沙，當時國難方殷，熱血沸騰，曹聖芬一心想赴前線去實地採訪，但卻苦無機會，終未能做一名戰地記者。

民國二十七年春天，湖南省政府派了一個廣西省政考察團訪問廣西，自東而西，遍歷全境，曹聖芬以中央社記者受邀參加了這次訪問，他寫了十餘篇報導，舉凡政治、軍事、經濟到人物、山水、民情、風俗皆在報導範圍內。國內報紙當時還沒有這種深入淺出的連續報導，長沙各報大表歡迎。武漢的《武漢日報》和《掃蕩報》亦競相連載，廣西各報亦加以轉載。當時廣西尚無中央社分社，民國二十七年冬，中央社派陳純粹先生在廣西設中央社分社，派曹前往協助，職務陞為編輯。

就這樣悠悠忽忽過了將近一年，他決定離開中央社，接受蕭自誠學長的邀約，去重慶

此時的曹聖芬，對於新聞事業的責任認知，更為深刻。他認為除了打抱不平、掃除惡勢力之外，更要靠它的鼓吹報導，將社會推向合理化，謀求社會的安寧進步，甚至促成世

軍委會蔣公侍從室工作，名義是少校速記。後來蕭自誠先生出國深造，他接替秘書一職；抗戰勝利後蔣公巡視全國各地，他又兼任新聞秘書，長達十二年之久；自政府遷台之後，他在台北總統府擔任第一局副局長，處理文書工作，一年多以後，離開政界，轉入新聞本行。

重拾新聞本行工作

由於馬社長星野的邀約，曹聖芬在民國三十九年重返新聞界，擔任《中央日報》副社長兼總編輯。在任內，台北發生了一個信用合作社倒閉案，令他印象很深刻。由於這個信用合作社的倒閉，使受害人盈千累萬，並且都是一些窮苦的軍公教人員。當時各報諱莫如深，經《中央日報》深入採訪，發現一批有權勢的人在幕後操縱，記者把找來的證據以全版的地位加以揭發，一時社會轟動，法院立即採取行動，債權人稍獲補償，幕後人物都受到制裁。三年以後中央信託局局長陳漢平對他說：「台灣金融的穩定，與此案的依法辦理，大有關係。」

界和平。中國古哲有四句話：「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他認為新聞記者應有這種抱負，加上知識、理智與責任感，才能領導社會朝正確方向發展。

民國四十二年春天，台海局勢已趨安定，曹聖芬請求赴美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求學獲准。在密蘇里大學兩年，他受前院長莫特（Dr. Mott）博士影響最深。莫特博士學問淵博，人格高尚，所教授的美國新聞史和新聞原理，強調新聞道德，培養記者畏天敬人的觀念，發揮愛心和理智，以促成社會的進步。美國新聞學者此種觀念與我國古聖先賢的循持之道可謂不謀而合，使曹聖芬印象深刻，歷久不忘。在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期間，曹聖芬兼修美國史、近代世界史、美國外交與美國政黨等課程，每天從早上六時起直至晚上十二時，每週六天半，不停讀書寫作，猶覺得時間不夠。他與老師、同學和哥倫比亞的居民相處融洽，並常參與國際問題的討論，並毅然代表中國，當時他被稱為「文化大使」。

民國四十四年，學成歸國的曹聖芬本想從事新聞教育工作，到政治大學執教，但剛巧《中華日報》社長出缺，當時擔任中央第四組主任的馬星野老師，極力推薦他出任《中華日報》社長一職。

《中華日報》係台灣光復後較早的報紙，發行於臺南。民國三十七年又創辦台北版。

南部版當時有五萬多份的銷路，自足有餘，而台北版因陋就簡，且受當時《中央日報》和《台灣新生報》兩報的影響，頻頻虧累。在曹聖芬接任社長之前，《中華日報》的編輯政策以「不出亂子」為宗旨，新聞多刊載政府要人的長篇大論或翻譯外國雜誌的時論，社論多談國際問題，國內問題以「無主張」為主張，版面重滯，缺乏生氣。財務情形更壞，同仁的薪水有時發不出來，便向《中央日報》暫借。

曹聖芬接任社長，許多新聞界前輩和社會人士期待他會有所表現，報社的同仁更希望他帶來大量經費。他找來了同為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的同學戴潮聲接任總編輯，而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回國的陸以正則擔任副總編輯兼採訪組長。

接事那天，報社同事在社內開了兩桌酒席歡迎新社長。吃飯時，總經理致詞：「《中華日報》有民營報紙之短而無其所長，有公營報紙之短而無其所長，現在曹聖芬先生來作社長，他曾作過總統府秘書，一定可帶許多經費來發展服務。」不料，曹社長立刻澆上一瓢冷水，他說：「我沒有帶任何錢來，也絕不以特殊手段取得任何幫助，我所有的是一片熱忱和從事新聞工作的理想，準備與同仁並肩奮鬥，使《中華日報》脫離困境。」

首先，他與戴潮聲和陸以正商量，今後新聞的編輯方針，除了先總統蔣公的文告和行政院重要文獻外，其他一切長篇大論的官式文章均予以摘要發表，騰出版面刊登重要新

聞，並規定每位記者除從各機關取得的油印稿外，每天必須採訪一條獨家新聞，而油印稿統交黃天才負責整理，加以改寫。

當時，台北幾家私營報紙為刺激銷路，紛紛渲染社會新聞。《中華日報》所採取的立場是既不壓制亦不渲染，而是另有發布的原則。

曹聖芬認為，社會的黑暗必須揭發，罪惡必須予以制裁。但他也不主張為揭發而揭露，而是著眼於社會教育的意義，即是犯罪新聞必須簡單的發表，使犯罪者受到制裁，使讀者知道法律的尊嚴。當時，各報因為爭奪犯罪新聞，往往把犯罪方法、治安當局緝捕犯罪者的計畫都洩露出去。而且大多數報紙都實行新聞審判，凡是警察局逮捕的人，或檢察官起訴的人，各報一律稱之為罪犯。曹聖芬覺得這種錯誤必須糾正。《中華日報》便在一篇社論中加以說明，並主張稱這些人為「疑犯」，因為這是尊重人權的起點。

曹聖芬認為人性必有光明的一面，凡是光明面的表現而能獲得他人的認同、讚美，能引起社會共鳴，使人立志向上者，可稱之為人情味新聞。人情味新聞的主角可能是達官貴人，也不妨是販夫走卒，只要他一行可法，一言可信，都可揭之報端，風傳社會。因為報社強調的結果，使此類過去不受重視的新聞逐漸被人所重視，人人平等的民主政治，便可由此而奠定基礎。傳頌一時的「十步芳草」專欄，就是在曹聖芬的這種理念下產生的。

除注重新聞的發布之外，曹聖芬第二件事便是加強報紙社論。那個時候的主筆多半以討論國際問題做其避難所。因國際問題距離台北甚遠，比較易於著筆。但自他接任後，凡是「想當然耳」的論文一律不用。因此一位主筆便拂袖而去，並批評他為「朽患」，對這些批評的言論，曹聖芬不以為忤，他只要自認作法正確，就非常執著，而不肯放棄自己的主張。

因為《中華日報》的社論言之有物而且言之有據，幾個月後，就顯露了成績。當時台灣兩家英文報紙——《英文中國郵報》和《英文中國日報》，每天選譯台北各中文報的社論，其中每天必引《中華日報》社論。而外國駐台北的記者即據以發電，在國際問題上，常肯定《中華日報》社論正確地反映國民黨的意見。

努力維護自由負責的新聞專業

民國四十八年，曹聖芬出任中國國民黨第四組主任。然後於五十年六月，轉任《中央日報》社長。他在《中央日報》任內，在言論新聞、編輯和經理各方面的政策，大多延續《中華日報》時期的作法。

在《中央日報》任內，他培植了不少人才，尤其對新進同仁，他不厭其煩的批改核閱

實習稿，修正其文字，指正其缺失。他對每個人的勤惰瞭若指掌，使埋頭苦幹的人有出頭的日子。他不喜歡長袖善舞的人。他強調，人才是國家的，如果同仁能發揮最大的潛力，為國效力，則他將推薦其擔任重要的工作，負更大的責任。他曾推薦過大使，也曾推薦過大學校長，但被推薦的人自己並不知道。

民國六十一年曹聖芬改任《中央日報》董事長；七十四年再回到中央社任董事長之職。他一向以建立自由而負責的新聞界為努力目標。他認為健全的新聞事業，首重新聞教育，因此他曾長期兼任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講授評論寫作。

自從擔任報社社長以後，曹聖芬心裡便確立了「讀者第一」的觀念。凡是讀者來的電話，他必定親自回答。有誤會的必定詳細解釋，有要求的儘可能辦到。有一次，一個社會團體討論社會新聞的發布問題，曹聖芬在會上暢所欲言並提出了社會新聞發布的原則，並在報上發表了簡單內容。不料第二天接了一位讀者的電話，問曹聖芬報紙的廣告是不是報紙的一部分？曹聖芬很自信《中央日報》的廣告內容是乾淨的，便答道：「當然。」那位讀者請他看看《中央日報》當天的電影廣告——曹聖芬把電影廣告一看，果然滿紙荒唐，不堪入目，便立刻聯絡新聞局，在三天之內，將電影廣告，重寫重排，面目一新。那位讀者也是有心人，還來電話表示嘉許。

在財務方面，曹聖芬採取開源節流的措施，以彌補當時報社財務收支的不平衡。他在《中華日報》時更以身作則，於接任時即停掉社長專用車，趕公共汽車或三輪車上班。他有兩年未請過客，也不參加應酬活動，他被看成不合時宜的人物。他覺得大多數宴會都是時間的浪費，這是曹聖芬與生俱來自然質樸的天性使然。

民國五十年六月，曹聖芬接任《中央日報》社長，他在新舊任社長交接的席上，只說了一句話，「希望以專業的精神，與本報的同仁共同努力，為中華民國樹立自由而負責的新聞界，以促成中國社會的開明與進步。」曹聖芬正是以這樣的精神辦報。他認為，報紙是社會的公器，要為全體中國人民，尤其知識份子服務。在新聞內容方面要純潔、正直，不誨淫誨盜，不污染社會；報紙是反映社會的一面鏡子，故新聞刊載需講求平衡；使未來的讀者能夠從今天的報上，正確了解今天社會的情形。如果新聞報導與編排失去平衡，則人們觀之若哈哈鏡，不是眼睛大了，就是鼻子小了。他說，不幸今天正有許多這一類的報紙。

曹聖芬認為現在的新聞記者大多知識不足，缺乏判斷新聞的能力。只要發生有人抗議、反抗、遊行反對之事，記者便一味的報導反對者所說的話，或者乾脆聽到什麼就寫什麼，完全不知道事件的真、假相。例如核電廠的興建問題，專業的記者應該告知人民核電